

心证

李金章 著

昆仑出版社 

感人肺腑、充满了爱恨情仇的传奇故事，惊心动魄、飞溅着鲜血泪水的命运诗篇。
一部由至真、至善、至情与阴谋、陷害、疯狂交织在一起的现代版「基度山恩仇记」。



心證

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曾经爱过的朋友们

李金章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证 / 李金章著. — 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80040-890-8

I. 心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95975 号

书 名: 心 证

作 者: 李金章

责任编辑: 钱庆国

封面设计: 闫可钦

责任校对: 吕红英 周 玮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010-66531659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发行所

印 刷: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328 千字

印 张: 13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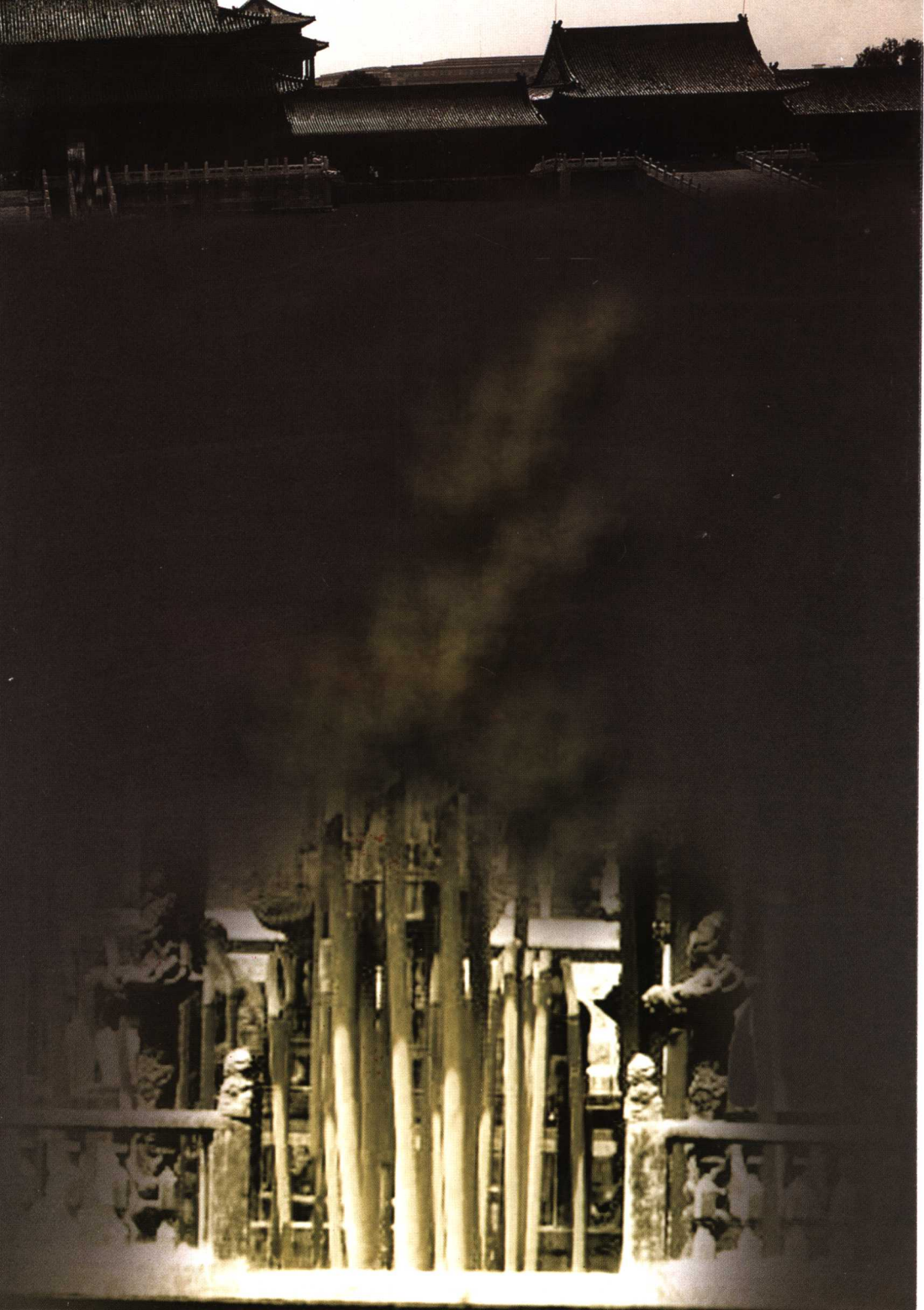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: 1-5000

版 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040-890-8

定 价: 28.00 元





作者简介

李金章 河北武邑县人。

作者阅历丰富，曾当过教师，县、乡干部，并历任企业厂长、经理、董事长及外企首席顾问等职。其经济管理学术论文多次获奖，并拥有十多项发明专利，曾被国家管理科学研究机构及应用科学研究机构聘为特邀研究员。

作者拙仕途、淡名利、爱文墨、喜田园。寄情山水，放浪形骸。曾题《自嘲》小诗谑其一生：十品乌纱荡皇恩，也曾问禅拜佛门。踏遍青山情难尽，阅尽百花性亦真。一生常与酒作伴，赢得心静一闲身。笑看红尘过往客，高手应属旁观人。

作者爱好广泛，嗜丹青、善书法、解音律、通诗赋。《心证》是其初次试笔之处女作。

【卷首吟】

开卷莫笑作者痴，
满纸涕泪都是情。
大爱无恨谁能悟？
笑骂褒贬任点评。

都说有情的能善始善终，
为什么劳燕分飞各西东？
薄衾难温谁与共？
泪眼朦朦，
无语怨东风。

爱由心生，
心因情动。
却怎的一去无踪影？
纵然是誓言难守，
总归意难平！

我怨你恨都为情，
越是情深恨越浓。
爱之真，
心自惊：
何言怨恨？
唯有心证……

心

証

1

松山镇陆氏药房的陆文伯先生是位还俗高僧。他五岁时，家乡遭遇连年大旱，农田龟裂，颗粒无收，逃荒路上，饿殍遍野。为了活命，父母含泪将他送到紫霞寺。

紫霞寺位于松山镇北面的松山上，南有紫水河迤迤而下。常言道：山不在高，有寺则灵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秀。这松山虽不高大，因有了这座寺院，常年香客不断，很是风光。寺内松柏竞翠，百花相衬；寺前石阶相连，密竹通幽。正是：参天古木争明月，落地清影入禅房，的确是个清静的所在。

紫霞寺的住持方丈慧慈大

师，是个得道高僧。他鹤发童颜，活了九十七岁方才圆寂。这方丈，在松山一带流传着一个悲怆的传说：

慧慈原名陈静一，年轻时，是个饱学的落第秀才，在一家姓夏的大户人家做了私塾先生。一日他正在授课，忽见窗纸被湿破了一个小洞，有人在那里窥看。他一抬头，那眼睛悠的就不见了。他没在意，继续授课。忽见那眼睛又往里看，如此再三。他已看出那是一只女孩的眼睛，顾盼生情。就问他的学生：“雨桐，知道外面是谁吗？”小学生夏雨桐年方十二岁，童言无欺，如实答道：“是姐姐。”他心里一动，又问：“你姐姐叫什么名字，今年多大了？”雨桐说：“姐姐叫夏雨荷，今年十六岁了。”他沉吟半晌，又问道：“你姐姐识字吗？”雨桐说：“识字。我的作业她都查看，她还夸老师的学问好呢。”他听后大喜，心想：我比她大两岁，莫非她钟情于我？就写了一句上联让学生拿回去对。雨桐回到后宅，眼望上联，双手托腮，百思不得佳对。雨荷见了笑着问：“是什么题就难住了？”雨桐把上联递给姐姐，雨荷一看，那上面写的是：

竹本无心，外面偏生枝节

她脸就不由地红了。心想：一个挺标致的人儿，还真会装相呢，看我怎样羞他。就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，我替你做了吧。”提笔写出下联，告诉雨桐：“不要叫别人看，明天上学时交给他就行了。”

第二天，雨桐把下联交给老师。他一看那下联对的是：

藕虽有孔，内里不染污泥

他不禁拍案叫绝：“真乃妙对也！”心想：这女子不仅顾盼多情，而且才思敏锐，定是一位绝妙佳人。然仅是隔窗一顾，如能得见芳颜，平生之愿足矣。随手又拈一联：

山高林密，让樵夫如何下手

他让学生家中去对，以试其情。雨荷从弟弟手中接过一看，

不禁柳眉暗蹙，心想：他分明在挑逗我呢，就提笔写了：

水净沙明，望渔夫莫要劳神

以讥其轻薄之意。先生一看，不禁长叹一声：我命休矣。他想：这分明是拒绝了我，但她为何舌湿窗纸，偷窥于我呢？他天天盼着窗孔上有俊眼再来一顾，但许多天过去了，却再也不见了那女子的踪影。他每天晚上偷偷拿出对联，看着那娟秀的字迹浮想联翩。他猛然悟到：怎么能说竹本无心呢？怎么能说外面偏生枝节呢？是这该死的上联冷落她了。他后悔得要死，从此一病不起。他面色憔悴，神思恍惚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只在没人处对着那对联长吁短叹。他这种病，是相思病，灵丹妙药都治不好的。学生的父母请遍了医生，都看不出是何症候。辞不得，留不得，真让人左右为难。

就在一个乌云遮月的晚上，忽见推门进来一个妙龄女郎。那女郎含羞说道：“是我害苦了你了！”他从床上挣扎起来，就一把把女郎抱在怀中，他知道怀中抱的就是他昼思夜想的女人，他柔声问道：“这不是在做梦吧？”女孩并不回答，只是用牙轻轻地咬着他的嘴唇。这一夜，他们偷尝了禁果，做成了襄王巫山会神女之事。

从此后，他的病就好了。雨荷几乎是每夜必至，真是男欢女爱，难舍难分。不料时间一长，雨荷的母亲见女儿胸部渐丰，双脸绯红，其风韵与往日大不相同，不免疑窦顿生。有天夜里，她见女儿房间床上，被枕虚设，内里并无人睡，就潜至先生房窗下听到了男女欢爱之声，不禁又羞又怒，第二天就把他辞掉了。

被辞后，陈静一知道东窗事发，不免心中暗暗叫苦。他天天流连在街上，却不敢再进雨荷的家门。忽有一天，他突然听到一则新闻：说是夏大户的女儿夏雨荷出嫁途中，解下裙带，自缢于花轿中。这消息，像晴天霹雷，惊得他心中大恸，晚上

找到了夏雨荷的新坟，整整哭了一夜。他抬头望着空中明月，似有隔世之感：原来人世间的幸福恩爱，就像草叶上的露珠，被风一吹就全部打碎了！低吟着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；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他信步进了紫霞寺的佛门，夜伴孤灯，度过了漫长的一生。

陈静一遁入空门后起法号为慧慈，几十年间，精心修成了两门绝技：一是精通医道，他用松山上的花草不知救活了多少危重病人；二是悟彻了紫霞剑谱，一把青龙剑舞到了出神入化、炉火纯青的境界。他遍观手下众多弟子，多是些资质平平之辈，直到陆文伯到来前竟无合意的传人。

当陆文伯的父亲陆家轩将五岁的儿子领到佛堂拜见慧慈大师时，慧慈举目一看，不禁心中暗暗吃了一惊：这个孩子太像他当年的学生夏雨桐了，心中不免又想起了已死去多年的夏雨荷。他慈眉暗皱，双手合十，心中尘念顿消。他让陆文伯做了身边的伺从弟子。

陆文伯聪明伶俐，天性纯厚，很得慧慈大师的赏识，就将平生所学医术、武功秘密传授于他。除做佛事功课外，陆文伯每夜在灯前钻研医道，在月下演练武功。他勤奋好学，经高僧点化，几年工夫便把慧慈大师的医术熟记在心，并掌握了佛门医学独有的高深秘方。其武功也学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程度。慧慈大师暗喜，心想自己在百年之后，庙中之事终于后继有人了。

解放后，百姓不再烧香念佛，紫霞寺也就从此香火萧条了，不少和尚离开寺院自去谋生。陆文伯伺候慧慈大师直到圆寂之日。大师临终时对他：“你才十八岁，还俗去吧！只要心中有佛，在家出家都是一样的。切不要追求名利，要用你所学医道去普济众生；所学武功，只可护身强体，万不可做邪恶之事，方不负为师所望。”说完就殁了。陆文伯哭着将慧慈大师法身

火化，骨灰埋在松山顶上后，就来到了松山镇，办了一家药房。由于他医术高深，人又厚道，药房很快声名鹊起，前来就医的人络绎不绝。几年后他翻盖了药房，临街三大间通堂门店，中间是个很大的院子，院里有一棵百年檀香，他又种了很多药用花草，后面是三间居室。他二十七岁结婚，三十岁上喜得一子，取名陆小军。不料妻子生下陆小军后就一病不起，她得的是癌症。当时俗称“细病”。他用自制中药疗养了八年，妻子终于撒手而去。他没有再娶，一门心思全放在了儿子身上。他想把平生所学医道和武功全部传授给陆小军。无奈陆小军只喜欢上山采药，对习武之事，总觉笨拙，不得要领。

陆小军已经十五岁了，上了初中。学校就在紫霞寺，自从慧慈大师圆寂后，这里已没了和尚，政府就在这儿办起了一所学校，名曰松山中学。陆小军的班主任叫吴秋月，她和丈夫林诗哲同在松山中学任教。他们有个儿子叫林小伟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乍看酷似个女孩子。他比陆小军小两岁，二人整日形影不离。吴秋月见儿子从小生得单薄，就对陆文伯说：“陆先生，你也教教小伟练武吧，不图别的，只为大了有个好身骨。”陆文伯就应允了。说来也怪，别看林小伟生就一副女孩的相貌，却生性好武，悟性极高。那把青龙剑在他手中竟如金蛇狂舞，洒水不透。陆文伯感到他的医术、武功都后继有人，心中十分高兴。他对孩子们说：“学医和习武，对你们来说都是课外之事。你们是学生，还是应该把功课做好，长大成材好报效国家。”

吴秋月是松山出了名的美人。她身材苗条，肌肤白嫩，青丝披肩，特别是那双俊目和一笑脸上现出的一对酒窝，更有千种风韵，万种风流。她在省城师大读书时，就成了艳惊校园的名花，当时追她的男生很多。其中有两个是来自松山的老乡：一个叫魏必德，一个叫林诗哲。魏必德身材高大，人极聪明，很有组织力和号召力，他是校篮的中锋，又是学生会干部。但

他心有城府，胸多诈术，是个很会揣摩时势、看风使舵的人。他曾以学生会的名义，组织了多场文娱晚会，让吴秋月载歌载舞，出尽了风头。篮球场上他那矫健的身姿，很受吴秋月的倾慕。他给吴秋月写了很多求爱信，情书中那火辣辣的语言，让十八岁的吴秋月脸红心跳，激动不已。而林诗哲却是个爱脸红的清秀文弱书生。他生性天真，口无遮拦，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班里的人都说他幼稚得像个孩子。他不爱体育活动，却是班里的学习尖子。从小爱读诗、写诗，大三时就出版了《爱之痴》、《爱之殇》、《爱之语》“情诗三部曲”，是学校公认的才子。他的处女作出版后，第一个送给的就是吴秋月，在扉页上竟公然写上了“赠给我心中的女神”几个字，这让吴秋月激动得不得了，也害羞得不得了，常在没人处偷着拿出来阅读。她喜欢他的率直，更爱他的才气。这两个同窗搞得她难定取舍，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。

吴秋月在班上有个知己女友叫陈乃秀，两人推心置腹，无所不谈。吴秋月把心事告诉了陈乃秀。陈乃秀将二人反复比较，也难为女友一评高低。陈乃秀有个表姐在省医院当医生。眼看就要毕业了，陈乃秀就把吴秋月的心事给表姐说了。表姐笑着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。以前我看过一个电影，情况和吴秋月目前的处境大体相同，我们不妨效仿一下，准能一辨真伪。”

陈乃秀回校后，把表姐的想法给吴秋月说了，开始吴秋月觉得这样做不太合适。陈乃秀急了：“就要毕业分配了，面对两个优秀的男生，你还举棋不定，过去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。”说着就把吴秋月拉到医院，表姐已安排了一张病床，让吴秋月躺在上边。陈乃秀又返回学校去通知魏必德和林诗哲。可巧那天下午魏必德正在开会。林诗哲先来到医院，看到吴秋月躺在病床上，身上蒙着白床单，心里一阵难过，眼圈就红了，说：“怎么你周末舞跳得还那么欢，说病就病了？”表姐看了他一

眼说：“难道拳击运动员就不得病了？”林诗哲脸一红就不再说。表姐说：“你老乡得的是肾衰竭，需要十几万换肾。”林诗哲说：“你不是在吓我吧，我们都是穷学生，上哪儿弄十几万啊？”表姐又看了他一眼说：“那你就见死不救了？”林诗哲脸更红了，急急地说：“不，我是在想找个可行的办法。这样吧，十几万我是没法子的，但我有两个健康的肾，换给她好了。”表姐说：“你把两个肾都给她，你就不想活了。”林诗哲说：“我们还有个老乡，我马上去找他，一人给一个。”表姐说：“这可不是儿戏，你敢签字吗？”说着就把自愿献肾者签字单交给了他。林诗哲想也没想就签了自己的名字。表姐接过签字单一看就笑了，说：“好漂亮的字啊。”话刚落地，魏必德手提一兜水果满头大汗的进了门。表姐把情况说了一遍，把签字单递给他：“你们都是老乡，又是知己的朋友，小林签了字了，你也签个字吧。”魏必德接过签字单看了一眼，沉默了半晌，然后说：“我看是不是这样，我们的肾也不见得合乎要求，还是想法凑够手术费为妥。”表姐马上说：“医院已做好了手术方案，时限三天，如果拿不出手术费就误事了。我看你还是先签了字，等会儿我领你和小林做个化验不就知道肾源合适不合适了。”魏必德沉吟半晌，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说：“我们马上去筹办手术费，保证三天交来。”说完就拉着林诗哲走了。

吴秋月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用纸巾擦着眼角上的泪。表姐说：“是感动的吧？你看你多幸福啊，有这么好的小伙子真心实意地爱着你。我看不用我讲，你该明白爱哪一个了吧。”陈乃秀说：“还是诗哲实在。我们女孩子图个啥呢，不就是图个真心吗。不过，三天内必德把钱交来了怎么办？”表姐说：“我看他是在推托，不信你们三天头上看。我喜欢小林，他的可爱之处不仅仅是自愿献肾，更主要的，他的这种付出是真心实意的，是不要回报的。不然，他就不会傻乎乎地让小魏也来献肾

了。”说得人们都笑了。

三天内，魏必德比林诗哲往医院跑得多，他向躺在病床上的吴秋月诉说他跑了好多地方，求了好多人，只是钱还没凑齐。他走后，林诗哲来了，见吴秋月正躺在床上看他的诗集，就问：“怎么医生还不给我做化验啊。”吴秋月笑着问他：“你不怕开刀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怕。我怕的是你真的会死。我问过生物老师了，他说捐一个肾是不会对身体有多大影响的。我又不像必德那么爱打球，他要少了一个肾看来是不行的。”吴秋月深情地看了他一眼，轻叹一声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第三天头上，魏必德不见了踪影。表姐说：“我是过来人，这种事我在医院里见多了。他不会来的，你快回去好好待你的林哥哥吧。”第四天，吴秋月就又出现在校园里。同学们都围上来问候。她平静地说：“是一次误诊。我只是有点肾炎，吃了点药就好了。”魏必德就过来说：“可把我吓坏了。你看，手术费也快要备齐了。”吴秋月淡淡地说：“谢谢你的关心。”说完她就去宿舍找林诗哲，但他没在宿舍，她就来到校园的沁芳桥边。林诗哲正靠在一棵垂柳下写什么东西。她悄悄走过去，猛地用双手捂住了他的眼睛。林诗哲大声叫道：“吴秋月，怎么是你，你怎么从医院里跑出来了。”她笑着说：“我好了。”林诗哲惊讶地问：“怎么好得这么快？”她说：“那天在医院里听了你的话，我就彻底地好了。”林诗哲还不明白，还想问，她打断他说：“在写什么呢？”林诗哲说：“我在写一首《月亮和大海》的诗。我想咱俩开刀后并排躺在病床上，我朗诵给你听，咱们的刀口就不痛了。”她说：“那你现在就念给我听。”林诗哲说：“现在还没写好，我正为一个字犯愁呢。”她问：“一个什么字就难住了？”林诗哲说：“我想大海是仰慕碧空之月，才波涛滚滚地向她奔去。因此用了万涛奔月、万涛捧月、万涛追月，但总觉辞不尽意。”她想了想说：“那就用万涛拜月吧。你

看那排排浪涛，向着他心中的女神——天上的月轮，都弯着身子，不是像在朝拜吗？”林诗哲听后叫道：“好一个万涛拜月！亏你能想得到。海涛澎湃：水彭为澎是其声，水拜为湃是其形，古人造字时就已想到了。”他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她看着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兴奋的样子，又问：“刚才蒙了你的眼，你怎么就猜出是我？”林诗哲说：“不是猜的，是闻出来的。”她说：“我不信，我身上有啥味，你闻得这么准？”林诗哲说：“一股别人身上没有的女人的香气。”她娇声说：“你骗人，你再仔细闻闻我身上有没有香气。”说着就闭上了眼睛，靠到林诗哲身上。她的双乳紧紧贴在了林诗哲那宽大的胸脯上。林诗哲像突然触了电流，猛地把她搂在怀中，热吻像暴雨一样疯狂地淋遍她的朱唇香腮，她快活地喃喃说道：“我就是你心中之月，你就向我朝拜吧……”她那两只迷人的酒窝像怒放的花朵，心里都醉了。

沁芳桥边一吻，他们确定了终身。毕业后，林诗哲谢绝了一家省级文艺出版社的挽留，回到家乡松山镇当了教师。他不喜欢城市里那高楼耸立、车水马龙的浮躁气氛，他爱松山的青山绿水，花香鸟语，碧树成队，繁花簇锦。他说：“到处溪山是旧识，此处风物属诗人。”吴秋月就跟随他一块来到了松山中学。她要 and 心爱的人工作生活在一起，她不愿过银河相望、日夜思念的日子。因当时二人的关系尚未公开，魏必德仍怀着不到手不罢休的奢望，也来到了松山中学。他渐渐明白了吴秋月在医院只不过是演了一场戏，这一回合他是彻底失败了。但他不甘心就此失去他心仪已久的女人，他自感各方面都不亚于林诗哲，他决心在松山中学一展他的实力，重新获得吴秋月的芳心。

不料来松山后不久，林诗哲与吴秋月就举办了婚礼，这让

魏必德很感突然，醋意、妒忌折磨得他心痛，他感到彻底绝望了。在婚礼宴会上，他喝醉了。他恨吴秋月，更恨林诗哲。他弄不明白林诗哲用了何种魔法夺走了他心爱的女人，他想和他决斗，他自感林诗哲绝不是自己的对手。在校园里，他不敢看他们出双入对的情影。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，他以闪电般的速度与高晓玉结了婚。高晓玉是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，高挑的个子，长得英姿勃发。他们是在篮球场上相识相爱的。她比吴秋月小三岁，比魏必德小五岁，只有这一点让魏必德的内心有了些许平衡的慰藉。在穿着打扮上他总让高晓玉高吴秋月一头，然而，吴秋月素雅的衣着更显出了天生的妩媚，而身材健美的高晓玉一身艳装却平添了不少俗气。高晓玉是个直言快语、性情豪爽的女人，她脱下魏必德给她买来的艳装，仍然穿一身她喜欢的蓝色运动服。为此，新婚燕尔小两口就发生了口角，魏必德嫌她连“女为悦己者容”的道理都不懂，心里感到很不如意。

更为不如意的是：林诗哲和吴秋月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。而高晓玉总怀不上，夫妻俩不知吃了多少药，一直到林小伟都十多岁了，高晓玉还是小肚平平，两人也就死了心。为此，高晓玉在丈夫面前总感矮了一头，事事让着他。魏必德内心的妒忌也就越重了，他开始怀疑来松山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

林诗哲来松山中学后，可谓是处处称心，事事如意。特别是校园那幽静的环境，常使他有置身仙境之感。他又写了《赏月》、《拜月》、《问月》“三月曲”并得以发表。他经常用稿酬约三五知己在家饮酒做诗。他与魏必德住对门，因此魏必德是他必邀之客。他与吴秋月结婚后，仍把魏必德视为知己。出于他的心性，他没有察觉，也不会察觉魏必德对他的妒意。他的才华，很受老校长的赏识，他被提拔为副校长。这更刺痛了魏必德的神经。他后悔不该来松山，他总认为林诗哲是他的克星，